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劉公案 – 劉墉傳奇 第九十九回 大劫牢血洗大名府

話表道台熊恩綬，左手拿著蠟扦子，右手拿著腰刀，出上房門，剛下台階，還未站穩，被張君德、劉奉趕上前來。張君德先揪住熊道台拿刀的那只右手，劉奉一把揪住他的前胸，二人這才高聲講話，說：「徐哥，快來罷！我們倆拿住貪官咧！」且說馬快徐克展，西廂房中殺了公子熊杰、內廝來祥，剛要出門，奔上房去殺熊恩綬，忽聽當院中的張、劉二人說：「徐哥，快來罷！貪官被我們拿住咧！」徐克展聞聽，滿心歡喜，並不怠慢，連忙跑出西廂房，來至當院，見熊道台被張、劉二人揪住。徐克展一見貪官，心中好惱！

徐克展，一見熊道心好惱，不由兩眼赤通紅，用手指定熊恩綬：「貪官留神要你聽：官至三品民公祖，你為何，縱容狗子亂胡行！強霸民間有夫女，買盜攀賊段文經。狗官拍心自己想，可你行來不可行？我徐某，路見不平來殺你，與大名，除卻一害是真情！」熊道才要來分辯，徐克展，手起刀落下絕情。只聽「喀嚓」一聲響，熊道左膀中鋼鋒，「哎喲」一聲倒在地，鋼刀蠟扦扔在塵。一連又剝五六下，熊恩綬，魂歸廣西永康村。這是他，官至三品落的結果，橫死難入祖墳塋。勸君不可仗財勢，正直公道鬼神欽。按下閒言不多敘，再表行兇三個人。殺了熊道心不死，他們齊奔上房門。走進屋，道台姜妾也殺了，除此再無活著人。三人這才出了氣，徐克展，眼望劉、張把話云。

徐克展眼望張、劉，說：「二位老弟，咱們將貪官舉家殺盡，趁此快到監中，將大哥文經救出，再殺了那相攀的四個狗男女，然後把合監之人，全去刑具，叫他們暫且幫助殺出城去，再作主意，或奔那一方。」張、劉聞聽，說：「徐哥言之有理，事不宜遲，咱就此前去！」

三人說罷，並不怠慢，齊到院中。徐克展一貓腰，將死道台那把腰刀拿在手中，等著救文經出來，好給他使。三人這才開了宅門，向外而走。剛過二堂，打外邊打著花點，嘴裡還帶著唱的是《李淵辭朝》的梆子腔，原來是個打更的，名叫王瞎虎，皆因他是一隻眼，外人送了他個外號，叫「王瞎虎」。且說王瞎虎唱著打著和徐、劉、張三人走至一處，王瞎虎慌忙站住，拿那個好眼往對面一瞧，「你」一個「你」字無從出口，早被徐克展趕上前來，手起刀落，「喀嚓」「哎喲」「咕咚」，倒在地上。梆子也扔了，自今以後，打更的這筆帳勾了。徐克展、張、劉三人殺了更夫王瞎虎，一齊又向外走出外宅門，越大堂，逕奔監中來了。

他三人，殺了更夫王瞎虎，逕奔監中救文經。道路全知不用問，皆因他，三人應役此衙中。穿門越戶不必講，瞧見囚房眼下存。徐克展，上前拍門叫禁子，裡面問「外邊是何人？」克展回答說「是我！」王三聽出是馬快聲。

他心想：必是奉官來到此，聽准聲音就開門。克展一見不怠慢，手中刀，擡頭就剝下狠心，「喀嚓」一聲著了中，禁子王三倒在塵。三人邁步往裡走，齊奔囚房那座門。擰鎖撕封扔在地，牢房內，進來殺官三個人。站在當中高聲問：「段哥你在那邊存？」段文經，正在監中生悶氣，忽聽人聲把眼睜。瞧見張、劉、徐克展，人人手內把刀擎。皂頭文經說「不好，來頭不祥了不成！」

皂頭段文經正在監中悶坐，猛聽人聲講話說：「段哥在那一塊呢？」文經舉目觀瞧，見他妹夫馬快徐克展，還有張君德、劉奉，個個手擎鋼刀。段文經一見，來頭不祥，無奈何，開言說：「三位老弟兄，來此何事？」三人聞聽，留神細看，卻原來在西南角上土地蘆席而坐。徐克展與劉、張二人，後跟緊行至文經的跟前站住，說：「小弟們救護來遲，望乞寬恕。」

說罷，一齊動手，將段文經刑具打去。徐克展然後又把殺熊道台一家，還有更夫、禁子二名前前後後，告訴了一遍。段文經聞聽，嚇了他個目瞪口呆，暗暗跺腳！

段文經，聽罷克展前後話，暗暗跺腳手捶胸，說道是：「老弟們雖然將我救，這禍惹得不非輕！衙頭殺官為大逆，全家該斬祖墳平。事到而今講不起，老弟們，跟我先殺賊四名。劣兄至此無其奈，不行辜負老弟心。」徐克展，口內開言「這才是，丈夫須當如此行！」馬快克展聞此話，忙遞過，熊道台腰刀與文經。皂頭伸手接過去，竟奔刁棍四名。到跟前，不說青紅拿刀剝，四名賊盜喪殘生。段文經，這才出了胸中氣，手擎鋼刀把話明。眼望監中眾囚犯，說道是：「列位留神仔細聽：段某誤被貪官害，倚仗官威亂胡行。縱子要霸有夫女，熊恩綬，買盜相攀我文經。」

多虧段某三兄弟，心懷仗義抱不平。暗進官衙去行刺，殺死那，貪官舉家人幾名。我們也難在大名府，眼下要出這座城。暫奔他鄉養銳氣，然後再圖大事情。列位若肯一同走，快答言，強如受罪在監中。」文經言詞還未盡，只聽那，眾犯開言把話云。

皂頭段文經，言還未盡，只聽滿監中亂嚷。這邊說：「我願意幫助段爺一同出城！」那邊說：「我們也情願拔刀相助，死而無怨！」段文經聞聽監中眾犯之言，心中歡喜，眼望眾人，講話說：「既都願幫助段某，不用嚷。」復又一扭項，說：「三位老弟，快些將眾位的刑具打去！」徐、劉、張三人答應，齊都動手，不多一時，三人把刑具全都打去，各抓兵器，也有拿不拉子的，也有打窗戶的，未出監先亂鬧了一回。監中總有餘者的牢頭、禁子，瞧見這宗光景，哪一個敢來相攔阻擋送命？

且說文經、徐克展、張、劉四個人，查清監中囚犯，一共五十三名，連他們四個算上，共總五十七人。這一起子囚犯，跟定段文經殺出牢獄。

段文經，帶領囚犯出牢獄，一齊要離大名府。衙門縱有人知曉，誰敢出來自送生？段文經，當先引路頭前走，後跟囚犯五十三名。一直殺出衙門去，穿過轅門向東行。

拐彎復又朝南走，段文經，想起妻女好傷情！有心帶領去避禍，猶如幌子一般同。欲待扔下妻共女，又恐怕，被人拿去落污名。左右為難無主意，仰面長嘯叫「蒼穹，文經雖然當皂役，並未昧心越理行。為何今朝遭此事？家破人亡頃刻中！」文經思想走得快，來到了，自己家門把話明。眼望劉、張、徐克展：「三位老弟仔細聽：帶領眾人門外等，愚兄暫且到家中。你們那，嫂嫂姪女難相顧，段某唯恐落污名。等我進去行決斷，丈夫做事要心橫！」段文經，說罷眾人齊答應，再整皂頭段文經。手擎鋼刀向裡走，登時進了上屋中。瞧見那，瑞平汪氏妻共女，不由一陣好傷情！他把那，殺官劫獄說一遍，眼下逃災要出城。

汪氏聞聽尊「夫主，此事不必你為難。我母女，鞋弓襪小難行路，倘被人擒你落污名。兒夫的鋼刀借與我，見決斷，就是你行也放心！」文經聞聽長嘯氣，無奈何，他鋼刀遞與結髮人。汪氏接刀未拿穩，段瑞平，伸手搶刀頂上橫，只聽「哧」的一聲響，自刎佳人段瑞平！汪氏一見不怠慢，跑幾步，照定東牆下絕情。按下段家正離散，只聽那外面吵吵了不成！